

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·尼采注疏集：尼采在西方（重订本）



[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·尼采注疏集：尼采在西方（重订本）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刘小枫 编

[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·尼采注疏集：尼采在西方（重订本）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手头要写的论文与尼采有关，趁着打折凑单入手这本，值得拥有

这么牛的人，这么牛的书！

挺不错挺不错挺不错挺不错

书很好，慢慢看

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经典书目！

尼采注疏集系列已出的基本收全了。喜欢尼采的同学必收。

智者说，存在多种语言游戏，存在多种异质性的名称。在哲学上，可以通过大真理的范畴来合法地回答说，构建一个场所，在那里思想指明了其时代的统一性。哲学的把握说明了诸多真理都是可以共存的，我们不能再说只存在诸真理的一个名称。在哲学给予大真理的大写名称（尽管不可避免地这个名称是神圣的）下，将诸多异质性真理搅拌在一起是教条的和毁灭性的。智者说，存在之所为存在对于概念和思想来说是无法接近的。可以在哲学上合法地通过大真理的螯钳去设定，去思考对诸多真理把握的场所。我们不能再合法地说，在大真理范畴之下，存在之空降临为它自身行为或命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。对于智者而言，哲学必须对立于诸真理的真，而诸真理就是要去把握这种真并使之运行。一旦哲学提出这样的存在之大真理的恐怖主义的律令，那么哲学就误入歧途了。

哲学伦理基本上是持续将智者作为其对手，保持争议，辩证地争斗。一旦哲学宣布智者必须不存在，就变成了灾难性的时刻，在那一刻，它命令去消灭它的大他者。

在真正的哲学对话中，柏拉图与智者进行争辩。在卡利克里或色拉叙马霍斯的暴力性喜剧中，柏拉图向普罗泰戈拉表示敬意。但这种辩证的法通常包含了智者所说的东西。在《法篇》第十卷中，柏拉图通过将迷茫、神圣和恐怖扭结在一起的计划来阻止智者。于是，柏拉图放弃了哲学的伦理，并将自己整个思考暴露在灾难之下。

为了让哲学维持自身的伦理，在任何时候，智者都是必需的。因为智者可以提醒我们大真理的范畴是空。事实上，智者仅仅通过这一点否定真理，而那恰恰是他们与之相互搏斗的东西，但是在搏斗的伦理标准之内来进行相互搏斗。哲学极端主义是一种思想中的灾难性形象，且试图消灭智者。但事实上，这正是他们致力于且为之奋斗的胜利。因为如果哲学放弃了它的操作和空，大真理的范畴用来建构自身仅仅是一种教条式的恐怖。为了反对这种情况，智者们在任何便利的时候，都会指出让哲学欲望的许诺向暴行妥协。

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问题。哲学终结的理念也是大真理范畴终结的理念。毫无疑

问，这涉及对这个世纪灾难的评价。教条式的恐怖采取了国家的形式。教条的哲人尽他们所能地在治安和集中营中冒险行事。场所被升华了，神圣之名得到赞美。灾难让哲学妥协。任何在马克思主义下的忠诚就像暧昧不清的海德格尔一样，不过是这种妥协的化身。可以看到，哲学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了空与永恒，放弃了它的操作。哲学的大家就是希望在时代之中实现自己。

本文集分为三部分。首先是解读——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评性评论
现代的神话意义——布卢门伯格反尼采 德里达与尼采 尼采的启蒙：施特劳斯与尼采
编后记

保罗·李（他假定语词都保持了它们的含义，假定欲求始终如一地指向某一个的方向，还假定了思想坚守自己的逻辑；并且，他假定，人们所说和所要的事物世界中并不存在为人们知晓的入侵、斗争、掠夺、伪装和圈套。）

对于谱系学而言，就必须考虑下述这些方面：它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（finality）的情况下，标出事件的独特性；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，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——在情感、爱、良知、本能中——守候这些事件；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，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近曲线，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；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，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（例如，在叙古拉，柏拉图就没有成为默罕默德）。

谱系学并不自视为历史学的对立面。尼采对Ursprung（起源）一词有两种用法。就所有这些术语的用法以及Ursprung一词的用法变化而言，《道德的谱系》的序言是一个最重要的文本。

在《道德的谱系》的这一点上，尼采希望表明Herkunft和Ursprung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有价值的，而10年前还不存在这种对立。

然而，如果谱系学去倾听历史，而不是信奉形而上学，他就会发现事物背后“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”：【……】即这些事物都没有本质，或者说，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。

但是，理性是以一种完全“合理的”方式——即从偶然（Zufall）中——产生的；（至于自由，就人们的根源而言，难道不是它把人与存在，人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吗？）实际上，自由这一概念只不过是“统治阶级的一种发明”。【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第9段】在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，并不是其坚定不移的起源留下的同一性；而是各种异他事物的不一致，是一种悬殊（disparity）。

历史学还教导我们如何嘲笑起源的庄严性。

但是，历史的开端是低贱的：【……】是蔑视与反讽，它恰恰是要毁灭一切自负。起源的最后一个前提假定与前两点相联系，起源被当作是真理所在的地方。

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对历史的残忍态度，迫使我们把这种关系倒置过来，而且迫使人们放弃“青春期”的幼稚追求，在面貌常新、精简规整的真理背后，实际上是错误千百年来不断繁衍。

Entstehung（出现）和Herkunft（出身）都能比Ursprung（起源）这个词更精确地标识出谱系学的真正对象。

在很多的场合，尼采都将Herkunft（出身）和Erschaft（遗物）这两个术语联系起来。

对血统的搜寻并不是奠定基础：相反，它动摇了那些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；它打碎了先前认为是统一的东西；它显示了先前想象为保持自我一致的东西实际上是异质的。（Gay Science, 348-349段）最后，血统与身体紧密相关。

这个身体就是铭记事件的层面，是自我拆解的处所，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化中的器物。因此，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，连接了身体与历史。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，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。

Entstehung则特指出现（emergence），兴起的时刻。

由于人们往往在不间断的连续性中寻找出身，所以也常把出现错当成最终时刻。

谱系学寻求重新确立各种不同的征服体制：不是意义的预见力量，而是支配的偶然游戏。

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禁欲的理想诞生了，它“产生于一个退化的生命的本能之中，这个

生命……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”（Genealogy, III, 13段）。我们将谱系学定义为对“出身”（Herkunft）和“出现”（Entstehung）进行的研究。不过，尼采有时把谱系学看作是效果史（wirkliche Historie），在很多情况下他也将谱系学概括为历史“精神”或“历史感”（Genealogy, 序言第7段和第I部分第2段；Beyond Good and Evil 第224段）。这个世界是由大量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的。历史感更接近医学，而不是哲学。哲学家的怪癖就是系统地否认身体。在观察的东西面前，历史感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视角，它也不寻找规律，把所有运动归结为这种规律；这种眼光既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也知道它观察的是什么。这种历史感使知识得以在认识活动中从事谱系学研究。效果史从它所处的位置出发，垂直地建构了历史学的谱系学。历史学家的出身（Herkunft）很清楚：它的出身卑微。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作选择：不分主次地认识一切；不分高下地理解一切；不加区分地接受一切。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品位，粗疏，但实际上正是这种没有品位和这种粗疏，才企图自命不凡地以通俗方式搜求卑下的东西。他们对所

[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·尼采注疏集：尼采在西方（重订本）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·尼采注疏集：尼采在西方（重订本）_下载链接1](#)